



张佳玮

自由撰稿人

Free Lancer

杂食动物

煮雪烹茶

《红楼梦》和《金瓶梅》里，妙玉和吴月娘，分别用雪水煮了茶。

为何是雪水？谢肇淛写道：东南近海处井泉水多咸，多于梅雨时接水喝；北方少雨之地屋瓦不净，雨水不好喝，只能雪水。——看来后世所见风雅，多是科技所限啊。

由于雨水与雪水煮茶成了风尚，物以稀为贵，明清之际，分辨饮茶用的水，本身是种智力游戏。张岱《陶庵梦忆》中，写过几个有关茶的段子。关于水，则他会专门找到襍泉，打水上来，过三天，没了石腥气，喝来觉得过颊即空，好。用来煮茶，香气散发。

如此一看妙玉对林黛玉那一段，很有趣了——林黛玉问她是不是旧年的雨水，妙玉自夸说这水是五年前玄墓蟠香寺住着，收的梅花上的雪，隔年蠲的雨水哪有这样轻浮，如何吃得？妙玉高居鄙视链的顶端，却又不只是水，器皿上也是。按说方外之人，不该有分别心。然而妙玉给宝钗用“璆斚”，给黛玉用“点犀盃”，给宝玉用自己的“绿玉斗”。这些东西若非前朝宫廷，便是豪门古董。她给贾母用成窑瓷器，自己和宝玉共用“绿玉斗”——甚至连宝玉都看出绿玉斗“俗了”，妙玉立刻说他“俗骨”：大概妙玉在极力用世俗顶级的奢华古董，彰显自己出世超拔。她最骄傲的清高，全靠最昂贵稀缺的奢侈品来支撑。还不提璆斚出自王恺——王恺石崇的斗富，可是历史有名呢。而刘姥姥用过

的茶杯，妙玉嫌脏要扔掉；贾宝玉说“等我叫几桶水来打扫”，妙玉立刻叮咛“等会儿叫他们把水抬在关厢庙檐下，不许进门来”。

有趣的是，以雪水煮茶，又不止妙玉一个人。《金瓶梅》有一段写吴月娘扫雪烹茶，“江南凤团雀舌芽茶”，却也有前因：她与西门庆吵架，于是大雪地里祈祷西门庆回心转意，不要流连风尘，恰被刚在妓院里受了气回家来的西门庆看见了，心软了，于是一把抱住。雪无意间见了吴月娘的真心，也无意间让西门庆看见了假意与真心。于是两人言归于好，皆大欢喜，吴月娘扫雪烹茶。虽然《金瓶梅》后来评论者多说西门庆无耻，吴月娘虚伪，但这一段却是夫妻真情实感，这茶也喝得让人舒心。

妙玉的雪水，需要用“五年埋藏”“玄墓蟠香寺”这类近乎传奇化的来历渲染，加上华贵器皿，保证自己在鄙视链顶端。然而她本是“大小姐带发修行”，贾府的高级装饰品。老太君来了，她也只能服侍老太太喝老君眉。所以才格外需要身份优越感，明明是尼姑，却格外讲物质。吴月娘却简简单单：自家宅院里的正妻，与丈夫和好了，扫雪烹茶。

如果妙玉知道吴月娘跟她的老公西门庆雪夜和好，扫雪烹茶，以她孤高自许，多半嗤之以鼻：这等商人暴发户，也学我雪水煮茶？但茶本无名姓，雪水也无贵贱。落到妙玉的梅花上，落到西门庆家的太湖石上，都只是水罢了。❧

茶本无名姓，雪水也无贵贱。